

我的新邻和旧舍

◆马素秋

2020年2月22日,是我们搬家的日子。

一箱箱、一包包的居家物品被亲朋好友抬走。曾经逼仄的居室,一下子显得空阔起来。邻居丽娜姐一边帮我锁大门一边说:“你从开始说搬家,俺闺女就天天闹脾气。”

“咋回事儿?”我担心地问。
“天天说,她顺畅哥搬走了,以后没人跟她玩了。”

我家儿子和丽娜姐家女儿年纪相仿,俩人可以说形影不离。一起吃饭,一起玩耍,一起上学,一起写作业,一起外出旅游……

不要说孩子们舍不得分开,其实我们也舍不得分开。

我记不起从什么时候开始,去邻居家不用敲门,进屋后或站或坐,全凭自己喜好。桌子上有吃的,不用让,随便吃,太喜欢了可以拿着回家继续吃。如果哪天我们要出远门,总是把钥匙往邻居家一扔。不论多久,回来院子总是一尘不染,几盆绿植比我家时还要茂盛。而我家也常常是邻居家钥匙的存放地。

那年冬天,老公的外祖父突然去世。我们接到消息时已是夜里十点多。殡葬时间为第二天凌晨。那时我的女儿不满三岁,按照习俗,她不能参加葬礼。无奈

我敲开了邻居家的门。待我说明原因,已经睡下的丽娜姐二话不说,抱着衣服直接睡到了我家。第二天一大早我回来,叫醒熟睡的女儿。虽然夜半女儿曾被叫醒去厕所,但她浑然不知陪她一夜的是邻居阿姨。

儿子四个月大的时候,大病初愈的公公因不能自理住到了我家。老公要上班,照顾老人和孩子的任务就落到了我一个人身上。中午,我常常让挺着大肚子的丽娜姐帮我看着儿子,我则匆匆忙忙做好饭,一口一口喂公公吃。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丽娜姐的女儿出生。

丽娜姐的孩子满月后,她老公忙得不可开交,她就常常抱着孩子来我家,吃饭、喝茶。后来孩子们逐渐长大,每次改善伙食,如果不让邻居尝尝,我感觉自己肯定会消化不良。

当丽娜姐知道我们买房需付全款时说:“给你们先准备五万,不够的话,恁哥俺俩再想办法……”

住在一起二十多年的好邻居,一下子就要分开了,怎么会舍得呢?

新家离老家不是太远,我拉着丽娜姐女儿的手和丽娜姐一起向新家走去。

此刻,新家很热闹。因为搬家的缘故,亲戚朋友来帮忙的很多。有些居家物品因找不到自己的位置,横七竖八摆得到

处都是。

我看到新邻居也在院子里,他正在帮忙抬冰箱。

新房子装修的时候,包工包料,我很少来。房子都快装修好了,我和邻居还不太熟悉。那天,来看新房子的哥哥给我捎来一小捆青菜。青菜是刚从地里采摘的,绿油油的,还带着水珠。工作日我和老公很少做饭,这么好的青菜放到周末,估计也该扔了,想想怪可惜的。此刻新家邻居的大门刚好开着,我就把青菜送了过去。邻居家的女儿不认识我,转身唤出了她的妈妈。面对着我送来的青菜,他们说了很多感激的话,弄得我很不好意思。

转眼在新家快住了一年了,新的邻居很好相处。

邻居和我们家的房顶都有个用砖和水泥砌成的小菜园。两家的房顶只有一个膝盖高的界墙,抬脚就能跨过去。春天,我和老公用邻居的劳动工具平整土地,种上青菜,留一小块空地想种几棵番茄。因各种原因一直没空去买番茄苗。一天早上,我上楼给菜浇水,发现留出的那一小块空地里,番茄苗正在朝阳里生机勃勃。我问老公什么时候种上的,他说不是他种的。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邻居。的确是邻居。邻居姐说,她在集市

上买的番茄苗,栽种的时候,顺手就帮我栽上了。后来,我们浇菜,一定会把邻居的也浇了,而邻居上去浇菜,一定不会落下我家的。我们两家的菜总是绿油油的。特别是我家种的几棵丝瓜,毫不客气地爬到了邻居的菜架上,开花结果,好不惬意。

新邻居家的男主人在电业局上班,家里各种修理工具一应俱全。搬到新家后,邻居今天帮我们安灯,明天帮我们固定水管……随喊随到,干起活来丝毫不马虎。

邻居家有一个小孙子,不到两岁,小名皮皮。不知道为什么,他特别喜欢我,每次走到我家门前,总指着我家的门“奶奶,奶奶”叫个不停。如果在我家,抱他进屋,他总是玩不够,每次需哄好久才肯离开。那天,我急着去单位,不能陪他玩,他死死拽着我的手,大哭不止。走出老远了,我还听到他“奶奶,奶奶”的哭叫声。

虽然搬家了,我没事常带着孩子回丽娜姐家,丽娜姐也常常带着女儿来我家玩,有时新邻居也在我家。那时,孩子们总在一边尽情玩耍,而我们三个则天南海北地聊着。

我一直很庆幸,不论搬到哪里,我都能遇到一个好朋友。和睦相处的日子里,真的是岁月静好。



心若止水读“三国”

◆侯国平

少不读“水浒”,老不读“三国”。什么意思呢?年轻人血气方刚冲动,好惹是生非,看见不高兴的事就要出手发声。像和尚鲁智深那样,看见金翠莲受到了镇关西的压迫,就怒从心来,什么也不顾,就要出手管一管,结果三拳就把镇关西打死了。因此,世人就不建议年轻人读“水浒”。那么,老不读“三国”呢?因为东汉末年,社会动荡,政治黑暗,权力再分配,各种人物粉墨登场,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,你争我夺,勾心斗角,策划于密室,斗心眼,玩手段,目的就是把手打趴下,所以就有了老不读“三国”之说。当然这些说法都不是为训,关键还要看读者自己能从书中看到什么。

近日,闲读“三国”,翻到了三顾茅庐那一段,细细读来感慨万端。我已是花甲之人,并没有感受到你争我夺、勾心斗角的压迫和沉重。而是为东汉末年中原知识分子的不同凡响所深深折服。他们团结互助、彼此欣赏、点亮自我、照亮别人的生活态度,让人肃然起敬。

东汉末年,政治黑暗,权力腐败,社会动荡,民不聊生。按照历史规律,知识分子一定会跟在权力后狐假虎威、摇尾乞怜、欺压百姓。然而,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不甘堕落,不肯同当权者合作,他们奔走呼号为社会发声、为大众呐喊。他们抱团取暖,互相鼓励,点燃自我,照亮别人,成为漫漫长夜里的一抹亮色。

那时活跃在颍上、汝南一带的中原知识分子,以平原县月旦岛为平台,勇敢发声,指点江山、评议人物、引领时尚,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。曹操、袁绍、袁术不甘堕落,不肯同当权者合作,他们奔走呼号为社会发声、为大众呐喊。他们抱团取暖,互相鼓励,点燃自我,照亮别人,成为漫漫长夜里的一抹亮色。

身居南阳山野间的诸葛亮因为文友崔州平、石广元、孟公威和徐庶的大力赞赏而闻名中原。尤其是家居汝南的孟公威,多次在月旦岛上赞赏诸葛亮的才能,所以诸葛亮成为知识分子的佼佼者,被广为传诵。

疲于奔命、落荒而逃的刘备,

在乡野遇到了知识分子司马徽,这是历史安排的一次偶遇。司马徽问刘备:吾久闻明公大名,何故至今犹落魄不偶耶?刘备答:命途多蹇,所以至此。司马徽说,不然。盖因将军左右不得其人耳。刘备听到这话,不以为然,马上反驳说,备虽不才,文有孙乾、糜竺、简雍之輩,武有关、张、赵云之流,竭忠辅相,颇赖其力。司马徽说,关、张、赵云皆万人敌,惜无善用之人,孙乾、糜竺輩,乃白面书生,非经纶济世之才。听到把自己手下贬得如此不堪,刘备并没有生气,可见刘备确有包容之心。所以,司马徽接着向他推荐了人才诸葛亮。

刘备毕竟是久经沙场的人,一个人的建议,他是不会重视的。当徐庶这个经过战斗检验证明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,多次向他举荐诸葛亮时,其中有个动人的场景叫走马荐诸葛,这才引起了刘备的高度重视,所以就有了三顾茅庐的故事。刘备慕才、敬才、引才的一系列举动,令人称道,至今仍有积极意义。然而让我读后怦然心动、感慨多端的,不是这陈年俗套,而是东汉末年,中原知识分子之间的浓浓情意和高尚情操。

司马徽先生竭力向刘备举荐诸葛亮并无私心,而是出于文人的相亲、相敬。徐庶向刘备再三推荐诸葛亮同样是出于对诸葛亮的赞赏和认同,并不因为别人的才能高过自己,就心怀嫉妒,竭力打压和贬低。这种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亲相爱,不同于历史上其他时期,这真是一种历史奇观。

文人相轻、互相拆台、你争我夺,已经成了一些人的固有观念。但是到了东汉末年,面对局势动荡、百姓涂炭的政治形势,中原知识分子率先从黑暗中走了出来,他们挺起了脊梁,抱团取暖、互相欣赏、批评时政、鼓舞人心,向社会发出了积极信号。

读“三国”三顾茅庐故事,心若止水,一股暖流从心中涌起,为那个时期知识分子的不同凡响、奋发有为而感动。

不如且已。(本来是为了图放松,结果弄得劳神费力,收摊吧!)

147.团长毕至

唐懿宗时代,对文艺工作者特别优待,皇宫外,丝竹声声。一天,喜欢音乐的唐懿宗觉得皇宫音乐厅排练的声音太吵了,诏命皇家歌舞团团长晋见。一会儿工夫,竟有三十人赶来拜见皇上。唐懿宗奇怪地问:“止召都知,何为毕至?(我让团长来,为啥来这么多人)”皇家文化事业部领导回答:“三十人皆知都知。(这三十人都是团长)”皇上最后只好任命著名舞蹈家李可及为总团长(都都知)。

148.以讹传讹

王安石做宰相,工作严谨,生活简朴。有一天,有朋友告诉王夫人:“听说王宰相喜食獐子肉。”王夫人不解地问:“俺家先生平常对食物从不挑剔,何独嗜此?”于是问王宰相的秘书此事真假,秘书说:“确实如此,每天吃工作餐时,宰相不顾他物而獐肉独尽。”王夫人又问:“吃饭时这盘獐子肉置于何处?”秘书说:“反正离勺子和筷子很近。”王夫人明白了,对秘书说:“明天交代服务员把獐子肉换成别的菜,还置于何处。”次日,服务员换了盘菜置于距餐具近处,王宰相亦吃得干干净净,而餐桌上的獐子肉连动都没动。于是真相大白,王安石吃饭只取离自己近的菜,图的是省事。喜食獐子肉完全是以讹传讹。(老白)

一朵小小太阳花

◆徐俊宏

一进入冬至就是交九天了,所以,“冷”便是这个季节不变的话题。

预报天气说周一有雨夹雪,阵风六级左右。这不,乌云像一块儿黑布,湿漉漉地蒙在了天上。周围的树枝也开始六神无主地摇晃了起来。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也赶在这个时候来上学,因为是错峰入校,距她进校的时间还差将近一个小时。她是那么小!小小的圆脸,小小的眼睛,两个小小的羊角辫儿,小小的个子,背着一个玫红色的小书包。在这寒冷的早晨,显得那样的弱不禁风,似乎要被风刮走似的。

她默不作声地站在我的旁边。我瞅瞅她,她毫不躲避地用小眼睛也打量着我。

“小姑娘,你咋这么早来上学呢?冷不冷呀?”我实在忍不住问了几句。

她若有所思地说:“不冷。我妈妈半夜里生病了,爸爸陪她去了医院。我害怕迟到,所以就一个人早早地来了。”

“你几岁了?上几年级?家离这儿远不远?还能一个人来上学呀?”这么可爱的小姑娘,我真想跟她多说话。

“我6岁半了,上一年级。家离这儿不算太远,过两个红绿灯就到了。今天也是我第一次自己来上学。”她不卑不亢地说,机灵劲儿一股脑儿全贴在了脸上。她的目光里装满了坚定:“原来,一个人来上学也没有那么难。我以后再也不给爸爸妈妈添麻烦了。”

“今天天冷,你先随我们班进去吧?你们班还得很长时间才能进校呢。”爱管闲事儿的我总改不了这个毛病。

她迟疑了一下,然后又点点头,紧抿的嘴角向上翘成了弧线。

随着我们班队伍的前进,她也很快进入了校园。

待我们班的孩子全部进入校园后,我也快步走到了队伍的前面。这时,那个小女孩恭恭敬敬地立在校园东侧的橱窗边,等着我一步步走近她。

“孩子,你是哪班的?进班吧,站这儿太冷了。快去!”

“老师,我是一(4)班的。谢谢您!再见。”她微笑着向我挥挥手。

来不及多看她一眼,我便随着本班的队伍上了楼。这个小女孩也很快被我忘在了生活的角落里。

一个周三的中午,我在餐厅吃午饭,那个点儿也正是低年级孩子用餐的时候。吃完饭,我拿着刚刷的碗正要离开水池时,猛转身却与另一个要刷碗的老师碰在了一起。我一个趔趄险些摔倒,手中的碗咣咣咣掉在了地上。正当我弯腰要拾起时,一个瘦小的身影突然跑到我跟前,拣起扣在地上的碗,恭恭敬敬地递到我面前。我接过碗,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儿时,她又朝我深深地鞠了一个躬。

“老师好!”清脆的声音响起。

她直起身子仰起了小脸。我惊讶:这不是上周一早晨的那位小姑娘吗?

顿时,一股暖流从心底升起。我弯下腰,摸着她如丝般的头发,感动地说:“孩子,你真懂事,谢谢你!去吃饭吧!”

她干净的小脸上,绽放着眼睛里开出来的花,甜甜的,香香的,开了我眼前。

“好。老师再见!”她再次向我挥了挥手,向餐桌走去。

“……你的心是一朵太阳花,我的心是一朵太阳花,开在大地上开在阳光下,开在校园里开在千万家,千朵万朵不败呀,化作片片七彩霞,太阳花太阳花阳光下的七色花……”午间的校园歌曲准时响起,我心头一亮,那个小姑娘不就是一朵小小的太阳花吗?



雪后武夷别样美

新华社发

筑梦

◆时英

“程宏图,你行的,不要气馁,加油。”午夜,四矿综采综掘科的工程师程宏图努力睁着布满血丝的双眼,对着镜子,握紧双拳给自己加油。

“深更半夜不睡觉,又给自己打鸡血呢。”睡眼蒙眬的妻子打着哈欠走了进来。

像是被人窥视了最不光彩的秘密,程宏图急忙低头溜进了小屋。

屋里满满当当的书架上、书桌上,一摞摞堆放的全是综采设备方面的书籍、图纸、笔记,《冷却方法论》《线路原理》《集成控制》……

丁零零,丁零零,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。现在很少有人打固定电话了,这个座机简直成了矿山技术专线。

“深更半夜也不得消停!”门口传来妻子的嘟囔声。

程宏图冲妻子展开个大大的笑脸,没脾气的妻子转身进了屋。电话是调度室转来的,己三采区的采煤机不知什么故障,无法启动,跟班的技术员也毫无办法。

“程工,救救急呀。”

“不要着急,你们用的是MG300/700型号?”

“是的,是的,程工记得很清楚,这全矿的机械都在你脑子里装着呢。”

“你已经重负过了,现在你把它完全断电,将控制电路……”

“程工,问题解决了,综机大夫名不虚传呀。”

“没事儿,不影响生产就好。”

“综机大夫,程神医,赶紧睡吧,都12点多啦。”门口传来了妻子不满的声音。

清晨的阳光暖暖地洒在宽敞的矿院里,鲜艳的旗帜迎风招展。路过整洁的台阶,走进矿办公大楼,程宏图心中不由自主地升起一股自豪感,似乎有一撮小火苗在心里烧啊烧的,烧得他坐不住、停不下。

走进技术室,科里老工程师王栋沉着脸走到程宏图身边,啪的一声将一份报告摔到桌上。

“我打的更换刮板输送机驱动板的报

告,你为啥拦下来?这是进口设备,不预备着,回头机器出了故障,影响生产,那损失谁能负责?”

“王老师,您先别急。您也说了,这是国外进口的,一个配件要几十万元。我想咱们成立一个科研组,攻关,也许能找到维修、改进的方法,是不?”

“说得轻巧,这刮板输送机变频开关频繁烧坏驱动板,别的企业用了这么多年也没法子,他们厂家也没什么好办法,我们能解决?”

“能不能解决,不试怎么知道呢?”

程宏图带着几个技术人员,一头扎进了工厂里。

天渐渐黑了,陪着程宏图在工厂已经熬了三天的技术员小李和小张,也已是摇摇晃晃。

程宏图的眼睛盯着眼前复杂的控制箱,一个个集成板,一条条线路在他眼前,快速地以多种队列排列组合。

“哎哟,哎哟!”小张捂着肚子蹲到了一边。

正冥思苦想的程宏图听到声音转过头来。

“程工啊,我不知道怎么的,这会儿胃疼得难受。”

“赶紧去医院看看,你送小张去医院。”程宏图转头对小李说。

“不用了,我自己去就行。”

小张站起来,慢慢地挪到门口,一溜烟跑没影儿了。

“程工,这小子一准儿是装的。”

“唉,这连着好几天咱们都加班加点的,也难为他了。不过咱们搞技术的,没有点钻劲儿,怎么能成功呢?”

“不早啦,小李你也先去回去吧,我再看看图纸。”

“好吧,咱们回去睡一觉,再好好想想,也许思路就清晰了呢。”

第二天,程宏图接到妻子的电话。“老程,你今天务必得回来,老同学专程来看咱们。”一株株高大的树木遮蔽了炽热的阳光,程宏图和许久未见的老同学,一路发出了爽朗的笑声。

“这么多年不见,你还是一头钻在科研里呀。”

“我就这么一个人,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

“老同学,你看这高山巍峨耸立,但咱们站在这半山腰,却只能看见眼前不远的风景,你想不想体会登顶的感觉?”

“这话,听着有别的意思呀。”

“其实我这次就是为你来的,我们新上马几个项目,请你把舵,怎么样?”

程宏图不言声的一路登上山顶,望着眼前绚丽的晚霞,他指着矿区道:“老同学,你看,这就是平煤神马集团,它的矿区,厂区绵延百里。这就是四矿,我一毕业就来到了这里,身上的技术是在这里练就的,成果是在这里取得的。这儿有我的朋友,有我的项目,有我的事业。”

“程工,都这几点啦,我看这里亮着灯,一猜准是你。”小李走进了车间,看见程宏图一脸兴奋地对图纸写写画画。

“小李,咱们的冷凝水问题我似乎找到解决方法啦。”

“太好了,走到井下试试去。”

长长的巷道,改造过的刮板输送机轰轰地运转着,一天过去了,一周过去了,一个月过去了,刮板输送机运行正常。

试验成功,攻关小组的成员全都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

王栋走到程宏图面前:“程工,好样的!还真让你拿下了,我这老头子思想还是太落伍啦。”

“别这样说,老师,我不都是您手带出来的。不过,科技是不断前行的,站在原地就要落后呀。”

晚风轻拂着树梢,发出哗哗的响声,微风里传来一阵阵饭香。望着窗口的灯光,程宏图心中涌起一阵暖流。轻轻打开家门,妻子正在厨房忙碌着,程宏图悄悄地来到妻子的身后:“老婆,你看!这是什么?”

“什么?你心里只有你的机器,你的设备,还能有什么?”

“亲爱的,你看!”程宏图举起女儿,可爱的小女儿手中高高举着鲜红的“大国工匠”的证书。

“大国工匠!”妻子激动得不敢相信。

“老婆,我一定能让你过上幸福生活的。”一家三口紧紧相依,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